

英雄与英雄的狭路相逢，豪杰与豪杰的正面对决。
这是一部值得一读的历史大作！

——《新宋》作者 阿越

宋

赤 RED CLIFF 壁

上

壁

老克 作品



老克 出版社

赤壁

RED CLIFF



老克 作品

中国书画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赤壁. 上 / 老克著. —北京: 中国画报出版社, 2008.7

ISBN 978-7-80220-320-4

I. 赤… II. 老…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04521 号

书 名: 赤壁. 上

出 版 人: 田 辉

作 者: 老 克

责任编辑: 李 刚

出版发行: 中国画报出版社

(中国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 33 号 邮编: 100044)

电 话: 010-88417359 (总编室兼传真) 010-68469781 (发行部)

010-88417417 (发行部传真)

网 址: <http://www.zghbcbs.com>

电子邮箱: cpbh1985@126.com

印 刷: 北京市业和印务有限公司

监 印: 敖 晔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1/16

印 张: 18

版 次: 2008 年 7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20-320-4

定 价: 28.00 元

序章 · 001

第一章 荆州！荆州！ · 005

- 1 许都·襄阳 · 006
- 2 博望坡 · 017
- 3 左将军刘备 · 026
- 4 卧龙 · 036
- 5 刘表的召唤 · 045
- 6 孔明的道理 · 053
- 7 托孤 · 062
- 8 荆州！荆州！ · 071

第二章 战争与和平 · 079

- 1 江东豪杰 · 080
- 2 议事 · 088
- 3 大难前夜 · 097
- 4 内讧 · 106
- 5 刘备的远见 · 115
- 6 山雨欲来风满楼 · 123
- 7 投降的理由 · 132
- 8 南下 · 140





第三章 当阳·长坂坡 · 149

- 1 文聘的悲哀 · 150
- 2 劣势下的决断 · 157
- 3 交兵 · 166
- 4 兵败如山倒 · 174
- 5 长坂坡前的怒吼 · 182
- 6 徐庶的孝道 · 191
- 7 常山赵子龙 · 200
- 8 穷途末路 · 209

第四章 望江东 · 217

- 1 阻击 · 218
- 2 魏延的选择 · 227
- 3 营中对 · 235
- 4 鲁肃 · 243
- 5 江东的使者 · 252
- 6 襄阳闹剧 · 260
- 7 胜利者的烦恼 · 269
- 8 望江东 · 277

序 章

“换马!”

一声声低沉有力的命令从前面次第传了过来，已经连续十八个时辰没有睡觉的士卒们虽然面容疲惫憔悴，声音却一如出发时般坚定沉稳。大队在漆黑的夜色中行军，又不能点起火把照明，队列中相互之间能够看到的不过是身旁的几个人，耳边鸣响的是千篇一律的急促蹄声。士卒们长途奔袭数百里，中间仅仅在叶县以北打过一次尖，歇了还不到一个时辰。此刻这些伏在马背上的战士们又饥又渴，胃中的食物早就在这一天半不间断的颠簸行军中被消耗得一干二净。几乎所有人的干粮袋都还是鼓鼓的——每人携带的都是十天的口粮，而中间却仅仅吃了一顿饭。

其实这时候反倒没多少人觉得饿，就是再能吃的壮汉这么忽高忽低地颠簸上十几个时辰，不吐个稀里哗啦已经是好汉子了。难能可贵的是饥疲至此，却没有一个人叫苦掉队。这支兵并不是北征回来的老兵，是三月份临时从寿春调来的部队。虽说之前集训了两个月，但毕竟是第一次出征，长途奔袭中纪律井然已经很难得，何况同时还要随时提防敌军的偷袭。

按制伏波将军夏侯惇的换乘马应该由中军亲卫掌管，但他却没有享受这一特权，他的换乘马用一根绳子缀在坐骑的尾巴后面，如此长途不间断地行军，饶是空身跑，那畜牲也累得腿抖蹄软口中白沫直喷。

夏侯惇将前军传过来的命令扭身传给了后面的亲卫，这便勒住了丝缰，翻身下马。

队伍出发前他亲口下达了军令，行军途中命令一律由统率前军在前

001



赤壁





面开路的虎威将军于禁下达。这是没办法的事，总共只有三千军马，此次越境行动的关键便在一个“快”字上。一路上要穿过襄城、昆阳、叶县、堵阳、博望五个县，尽管这五县均在自家境内，却不能进县城，便是停下来打尖休息也万万不能——大军过境，尘土飞扬蹄声雷动，荆州方面的侦骑斥候必然要派出信使向新野甚至襄阳方向报信。三千孤军深入敌境，本来便地理生疏，道路不熟，若是再将时间耽搁在休息打尖上，这一仗不用打也是必输的了。

大军行进之中，将帅不能及时联络会议，命令便只能由负责勘查道路引导方向的前军主将酌情下达，至于中军和后军的主将校尉们，在队伍集结展开之前均与小卒无异。

夏侯惇下了马，拍了拍自己这匹枣红色的坐骑，却听那马沉闷地打了两个响鼻，两腿一软，伏卧在地，口中粗重地喘息着，间或发出一声声悲鸣。

夏侯惇心中一片黯然，这匹枣红马去年跟着自己从辽北回来，冰天雪地里走了整整一昼夜也不曾趴窝，不想今日却倒毙在南下途中。

“唉，老了！”他暗中摇了摇头。

便是这么一迟疑间，后面的骑士们已经发出一阵不耐烦的骚动，前面的队伍已经走出去了十几步。

这种时候什么将军列侯都不好使，黑灯瞎火谁也认不得谁。对于不长眼睛耽误了大军行程的家伙，骑兵们自然不会有啥好脸色给他。夏侯惇不敢怠慢，拔出宝剑斩断了两马之间的绳索，翻身上了后面的那匹，一抖丝缰，瞄着前面骑士那已经渐渐模糊暗淡的身影追了上去。

“元让慢行！”

随着一声气喘吁吁的呼唤，两人两骑自大队的一侧追了上来。

夏侯惇皱起眉头，拨马出了队列，向来路望去，夜雾中一个全身甲



青的将领带着一名披着轻甲的传令兵自队伍的右侧疾驰而来。

是都督后军营务的裨将军李典。

“蔓成何事？”夏侯惇也不啰唆，呼着李典的字，单刀直入地问道。

“末将方才找了几个本地庶人问话……”李典一面用手背擦着额头上的汗水一面回答道。

“如何？”夏侯惇不动声色地问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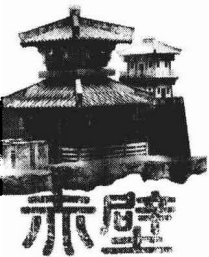
“……前面那座大山叫孤山，自西北而东南绵延而下，中间有一山隘，宽约十里，穿过去便是博望县境……”李典面色凝重地叙述道。

“这些我都知道，于文则建安三年便到过这边，故而司空此番才命他为前军。”夏侯惇黑着脸打断了后军都督的话。

李典却丝毫不以为意，指着周围那些高矮不一的山丘道：“末将原以为这里的山势险峻高耸，却不料竟是些低矮的丘岭。如此地势，利于敌军斥候隐匿，我军人少，不能展开搜索，更何况——”他一指西南方那两座高耸的黑影，接着道：“只要在上面一边设一个斥候，不用眼睛看，便是听也能将我军的兵力、甲具、马匹、器械以及行军速度听个八九不离十。十里宽的山隘，丘岭纵横沟壑遍地，敌军步军埋伏起来要多便利有多便利，黑夜行军，敌人在暗我军在明，恐怕会吃大亏。所以末将以为，应当停下来休息，到天明再过山隘。”

夏侯惇眯起眼睛朝着孤山方向看了半晌，心中颇有些犹豫难决。

李典轻轻叹了口气，道：“出兵前军务会议上于文则说的情况不尽翔实，过了这个山隘一马平川不假，那是到宛城的大道，若要斜穿博望偷袭新野，还要绕过一个不大不小的岭子。我担心的是敌军步军在山隘当中埋伏骚扰我军后队，主力却驻扎在那岭子上吃饱喝足养精蓄锐等着我们撞上去。一旦局面如此，我军是人困马乏后路被断，敌军却是锐气正盛。旁的不说，士气如何维持？难道到时候还能等着南阳那边出兵来



救我们么？此番出兵本来便是试探虚实，若是不留神丢了宛城，我等有何面目回去见司空？”

夏侯惇沉吟了一下，盯着李典问道：“你的意思是说，刘玄德会使一军在山隘西南设伏截击，引宛城守军来救，另遣一军偷袭南阳郡治？”

李典直视着夏侯惇道：“若是守新野的是刘景升麾下将领，末将以为纵使前来亦不足为惧，其全军而出尚且不能奈我军何，何况还要分兵。刘玄德嘛……将军是和他直接打过交道的，此人如何，不用末将多嘴！”

夏侯惇紧闭双唇思忖半晌，冷然笑道：“那便依蔓成，叫你的传令兵到前面去寻于文则，传我的将令，大军就地休息，不许乱了队形，待天亮了再走！”

看着传令兵骑着马向前面一路追去，李典一面费力地将头盔摘下来一面叹着气道：“出来两天了，也不知道司空到许都了没有！”

夏侯惇看了他一眼，却没有说话，扭转身望着许都方向，心中暗自计算着日期。

今天是六月十六，癸巳日，按照原先的计划，今天白天皇帝应该在许都未央官的正殿设大朝，正式册拜武平侯、司空录尚书事曹操为丞相……

“翻过了这座孤山，我们便在荆州的地界了！”李典抿着嘴唇说道。

“我们已经在荆州了……”夏侯惇冷着面孔说道。

荆州！荆州！横空出世的浊浪夹杂着席卷天地吞并乾坤的威势滚滚而来，似要将这九郡通衢大江咽要、这自古兵家必争之地、这江南半壁的遮风大树连根拔起……

第一章 荆州！荆州！

荆州！荆州！横空出世的浊浪夹杂着席卷天地吞并乾坤的威势滚滚而来，似要将这九郡通衢大江咽喉、这自古兵家必争之地、这江南半壁的遮风大树连根拔起……





1 许都·襄阳

“万岁亭侯、尚书令荀彧，觐见丞相——”站在二堂外的值日功曹扯着喉咙高声喊道。那声音中充满着激动和自豪，仅仅在两天之前，他还是个年俸不过五十石的微末小吏，在司空东曹掾毛玠手下当个抄写公文的书办；武平侯曹操由司空拜丞相，他的“主公”毛玠也跟着迁任丞相东曹掾，水涨船高，他也被荐了来丞相身边做值日功曹。这个职务虽说不高，年俸也仅有一百八十石，却日日伺候在丞相府的二门以外，二门内便是总天下政务的“百官议事堂”以及丞相处置各郡县往来公文的书房，能够站在这里为中朝官唱报官名，对于他这么个出身寒门家世不显的小官而言，已经是极大的荣耀了。

不知为什么，眼前这个刚刚被他扯着喉咙唱过了官名的大臣却并不进去，反而阴沉着脸站在阶下用两只眼睛死死盯着自己，仿佛自己脸上有什么古怪的东西一般！

他有些紧张起来，丞相正在书房，想必已经听到了他刚才的唱名，此刻正在等着这位大臣进去。

尚书令的年俸也不高，只有六百石，但是……这是位列中朝官之首的大员啊，是尚书台的领袖！那可远不是自己能够招惹的角色，何况这



位万岁亭侯，在入宫做中朝官之前一直是丞相身边参赞机务署理府事的长史，无论如何，得罪了他都不会有好果子吃。

“下官唱过名了，请荀侯入内……”值日功曹谦卑地一躬到地，向荀彧行礼道。

荀彧冷冷盯着面前这弯着腰给自己行礼的微末小吏，强自压抑着胸中的怒气。他自幼习儒术，修身的功夫向来享誉海内，此番却还是被“觐见”这么两个极寻常的字刺得腹内一阵气血翻腾。

一个小小的值日功曹，他怎么敢如此僭越？

背后的荀恽暗自担心起来，父亲的脾气秉性他十分了解，此事若不能当机立断，只怕他立时便会转头回去。虽说这不算失礼，也说得上事出有因，曹丞相也不会因为这么点小事便轻易处治身边的第一信臣，但终归是给外人留了话柄，日后说不准什么时候便能给全族招来祸端……

“万岁亭侯、尚书令荀彧拜谒丞相——”

情急智生，荀恽不再理会那个惶恐的小官，自己亲自将荀彧的官名重新唱了一遍。

荀彧面上的神色终于缓和了些，冷峻傲岸的目光在那值日功曹身上扫视了一番，淡淡地道：“做值日官要多读书，虽然只是两个字的差别，却是僭越的大罪，尔一死不足惜，要令丞相为千夫所指么？”

那值日功曹的腰弯得更低了，唯唯道：“下官知罪了，还望荀侯宽宥……”

荀彧整了整袍袖，扬着脸拾级而上。荀恽叹息着看了一眼那抖得如同杨树叶子般的值日官，紧两步跟了上去。

值日功曹身子一软，缓缓将腰直了起来，他满腔的委屈愤懑，不明白自己究竟犯了什么错，不就是说错了两个字么？若说“僭越”，如今朝廷上下谁不知道大汉的天下是曹丞相在当家？再说平素幕僚将军们



谒见，也是这样报名的，并未见有挑理的，怎么偏偏今日这个荀彧就这么认真？

正自不平，却听得脚步声响，抬头看时，却见自己的顶头上司毛玠怒冲冲自二门内走了出来。

“你还是回去做书办吧，这里不用你侍奉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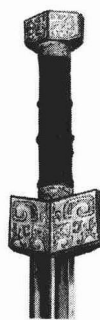
“文若来了，请坐！”

原本坐在主席上审阅竹简的曹操此刻穿着正装站在案子前面等候荀彧，见他进来，摆着手示意他到偏席入座。荀彧也不客气，向丞相一躬为礼，径自入席坐了下来。荀恽也向曹操行了礼，默默走到荀彧身后立定。

曹操身材极矮，一张黑脸上下颚短粗，一对扫帚眉吊在两只三角形的小眼睛之上，浓密的胡须自唇上颌下一直垂到胸前，脸上刀刻一般的皱纹堆砌在一起，沟壑纵横间颇显老态。一顶七梁小冠略有些歪斜地用犀角簪缀在发髻上，带子的结也打错了位置，还夹住了一绺胡子，这位丞相犹自不觉，理了一下袍服走回到主案后，小心翼翼地撩起下摆跪坐了下来。

“孔子都曾言君子怀刑而小人怀惠，文若又何必与门吏计较？我已经命毛孝先（毛玠的字）去处置了，文若安心就是！”曹操略带些尴尬地笑着道。

荀彧却并不肯苟且，正容道：“彧若仍为丞相长史，觐见拜谒，不过字面稍有不同，又何足道哉？然而彧如今位领台阁，居内朝官之首，是天子家臣。那匹夫觐见觐见地胡乱叫嚷，外间人不晓得内情，以为官官见丞相亦称觐见，官府之间，多少嫌隙将生于无形？若不令他知晓利害，明日若有九卿来拜，也称觐见，陛下在宫中，何能自安其位？丞相



奉天子以令不臣的初衷，岂不要为天下人所曲解耻笑？”

曹操闻言敛容凝坐，听荀彧说罢，叹道：“非某腹心之人，不能进此直言！文若说的是，操谨受教！”

荀彧脸色缓和了下来：“我知道，民政军务，丞相每日多少事要处置，这等小事原本不应计较，只是如今外间流言甚广，自袁本初（袁绍的字）死后，丞相晋位三公，本来便已为朝野所瞩目。今天下尚未平定，荆州刘景升、江东孙仲谋，西凉马、韩以及益州的刘璋、汉中的张鲁都还未服王化，丞相怎能在这个时候使陛下不安、百官疑惧？当年董卓之乱，宗室皇亲和中朝诸公便已经对丞相生了芥蒂，此刻丞相若不能爱惜羽翼留心庙堂清议，则汉贼之名，恐怕不日将加诸于明公（对曹操的尊称）。诸侯者不可惧，然天下人心向背，诚可惧也……”

曹操点了点头：“这是高屋建瓴之言。我如今高居丞相之位，本来便已经破了自光武以来的朝例，便是此刻，背后怀疑我欲效王莽之行的朝中大臣也不在少数，文若明白我的衷肠，才会说出这等不避嫌疑的谏言。虽说如今功业渐盛，声望日隆，防微杜渐、小心谨慎还是必要的。当初文若辞却三公高位不做，却偏要做尚书令，全然是一片赤诚心意，你是为了让老夫在前方没有后顾之忧。有你在后方领袖台阁，某方能心无旁骛专注于前方军事，若非如此，北方至今还不得安定！”

荀彧这才松了口气，自宽大的袍袖中取出一份拟就了的敕书，绕过席案来到曹操面前，双手奉上道：“这是台阁拟就的讨荆州文，父亲特地带来请丞相过目！”

曹操笑了笑，浑不在意地捋了捋胡子，道：“呈来我看……”

……

成武侯、镇南将军、荆州牧刘表的时日无多了，这对于住在襄阳的士族们而言早已不是什么秘密。这位身長八尺相貌英武的一方诸侯缠绵



病榻已经有将近一年的时间，其间荆州牧府几次传出病愈的消息，其实均不过是安抚人心的权宜之计罢了。在襄阳人的记忆里，只要出了什么大事，镇南将军的病情便会“大好”，例如北军伐乌桓而归，又或是江夏郡的黄太守被江东的孙家砍了脑袋，每当这些令人不安的消息传来，襄阳的庶民们便能够有幸看到牧府中门大开，文武幕僚冠带整齐出入其中。这种场合下荆州的士族往往也能获得拜谒成武侯的机会，这些人回到族中便大肆宣扬刘景升将军气色红润病态全无，荆州士绅毋庸多虑之类的官样文章。

然而襄阳人还是知道，这位荆州牧的生命，已经到了油尽灯枯的时候。

糜庆是东海人，移居荆州已经七年了。他本来便是个下人，在这群雄纷起的乱世中便如四处飘飞的青萍，落到哪里便是哪里，自己原本便做不得主，能在荆州安安生生度过这七载的岁月，对他而言已经是很出乎意料的事情了。不仅仅他是如此，就连他的家主，身为东海郡望拥资百万的糜氏族长，若不是与天下闻名的左将军豫州牧刘皇叔结了姻亲，只怕也很难在这乱世之中在家乡站稳脚跟。虽说是高门望族，乱兵过时也很难保得家财妻女——自黄巾倡乱以来，多少士族郡望在兵祸中背井离乡流离失所，司州洛阳的十余万士绅有一多半冻饿倒毙在西迁途中……这年月，真是权势财货皆如粪土了！

糜庆守在牧府西侧的街角已经有整整三天了，三天里牧府的中门始终紧闭，警戒巡哨的兵丁往来频繁，牧府的府僚们竟然一个都没看到。各地回襄阳述职的将军太守们在中门前纷纷被挡驾，糜庆昨日便亲眼见到零陵太守韩嵩在中门外候了整整半日，最后无奈离去。

今日更邪，眼前这个冠带整齐相貌儒雅的少年，在牧府前跪了已经整整五个时辰了，太阳已经西斜，府中却不见一个值事官出来接待。那

少年也真执拗，便那么梗着头在阶下长跪不起，每隔一刻光景便伏地叩首，这一天下来，也不知磕了几百个头了，额头上碰得一片血肉模糊，兀自不肯离去。府门前原本钉子般执戈肃立目不斜视的武士兵丁此刻面上都已经露出不忍之色，唇齿龃合，仿佛低声对那少年说了些什么，那少年听了连连摇头，似乎不肯依从。

若是旁人倒也罢了，这执拗的少年，糜庆却是认得的。

他是镇南将军刘表的嫡长子，江夏太守刘琦。

连亲生儿子都不见，这个刘荆州，未免也太不近人情了吧！就算他老人家病人膏肓连话也说不出来了，身边伺候侍奉的人或者牧府幕僚从事们，总该打开府门，让少将军进去探望父亲的病情吧？似这样让牧府公子在外面一跪一整天，岂不是连最起码的天伦也不讲了么？

便在糜庆兀自胡思乱想的当口，忽听吱呀呀门轴声响动，牧府的中门竟然在这临近掌灯的时分缓缓地打开了……

随着一阵甲冑声响，一位面色白皙的中年将军从打开的中门内走了出来。

刘琦跪了一天，又没吃东西，额头上一片血渍，模样颇为狼狈，眼前也一阵阵地恍惚，抬头看着那人，一时间竟然只能模模糊糊看出个轮廓，却认不出到底是谁。

觑着眼睛看了半晌，他才认出此人，却是他此刻最不愿看到的人。

“德珪司马，我要见父亲问疾！”刘琦仰着头，声气嘶哑地道。

出来的是刘表后妻的胞兄，荆州牧府司马蔡瑁。

刘琦见出来的是他，心知今日若想见到父亲已然无望，却也还不能全然死心，只望这位后母娘舅能够看在刘表面上放他入府……

蔡瑁看了看形容狼狈的刘琦，正色道：“少将军何出此言？将军命公子署江夏太守，是寄厚望于公子。江夏毗邻柴桑，孙氏水军数万虎视





狼顾，军政事务繁巨，岂可一日无公子坐镇？公子在夏口，是为荆州东部之藩屏也，公子岂可弃江夏军民于不顾？”

刘琦昂首道：“父亲病重，我难道不能回来探视，略尽孝道？”

蔡瑁冷笑一声：“将军若是知道公子弃职守不顾奔回荆州，只怕更加气恼，病患非但不能除，反见其重，那时公子的孝道何存？我奉劝公子一句，还是早早回去任上，否则江夏有变，将军疾甚，万一有不忍言之事，公子便是天下第一不孝之人！”

说罢，他也不再听刘琦啰唆，转身走了回去，挥手喝道：“关门！”

刘琦呆呆望着缓缓合拢的牧府大门，心中一片茫然，情知此门一闭，只怕父子今生再无相见之日，想想十余年来在后母持家之下的艰辛岁月，再想想自己堂堂嫡子被迫外出避祸的无奈苦楚，又想到日后一旦父亲薨逝，弟弟继领荆州，自己该如何自处？诸般滋味一起涌上心头，不仅悲从中来，他跪了一天，两腿酸麻额头剧痛，此时一口气松下来，不禁萎顿于地，放声大哭起来……

……

刘琦这一哭，哭了足足有半个时辰，蔡瑁躲在中门之内，便那么一直凝神静听着，竟也不动。半晌，天色已然全黑，门外得得的马蹄声渐渐响起，夹杂在未曾中断的抽噎声中，犹缓而急，渐渐远去。显然刘琦终于离去。

蔡瑁这才长长舒了一口气，复冷笑一声，道：“掌灯！”

一盏盏灯点起，蔡瑁穿堂过进（即院落），来到了刘表的卧房门口，抱拳朗声道：“蔡瑁请谒见镇南将军！”

卧室的门无声打开，刘表的正妻蔡氏缓步走了出来，轻声道：“兄长来了啊？夫君刚刚醒转，不能多说话，你进去吧！”

蔡瑁抬头看了看妹妹，冲着她微微点了点头，蔡氏一颗心顿时放了